

追寻阿尔巴雷罗陶罐的旅行

邓肯·希勒 (新西兰)

这是一次关于一个陶器的旅行。当我这些年来浏览各种陶瓷书籍时，这个造型毫无疑问地进入了我的视野。一个从来没有被登记的轮廓，直到近期的一次好奇的旅行和新方向的结合导致了这一发现。它是一个阿尔巴雷罗陶罐。

这个陶器如何使我陶醉以及我对它的认识是这篇文章的主题。

在探询陶器的那些年我曾偶尔地接近过阿尔巴雷罗陶罐，在2006年被认为可能是用来装威士忌的瓶子。然而，真正激发灵感的原因则是旅行，大量的旅行。

2000到2007年，我是奥克兰陶艺工作室的领导之一，一个涉及各项工作并且有机会与倾心陶艺的人交往的位置。我同时还拥有自己的工作室，我在自己的工作室主要从事窑炉设计和各种烧成技术的研究。包括构造和烧制木质烧制的盐，苏打和anagama窑。但是2007年4月，我的脚又痒痒了，我用一年的时间满世界散心。这次旅行我主要在欧洲，在法国观赏光学玻璃冷加工，因为我应邀参加了在La Borne举办的木火节。

参加这类节庆的好处是体会自由。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是做什么工作的，加上工作环境和陶泥都是清新的。这种环境起初是有些令人敬畏的，多数陶艺人最先制作的是他们熟悉的雕塑，碗，瓶等。随后你会意识到你有机会尝试和表演。尝试新的想法，尝试结合新的方法带来的改进。

La Borne木火节大概是7月1日开始的，被认为是最令人放纵的木火节。许多当地及附近的陶艺人在3周的活动期间邀请他们各界的朋友来与他们一起制作，烧制作品。我是应我的法国朋友，菲利普·朗路易斯(Philippe Langlois)的邀请参加这次活动的。也有很多法国，新西兰和美国的陶艺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大家在花园的空地上支起帐篷后就在工作室开始了各自的创作。



Wicket - La Borne, France



Albarelo - Valencia, Spain 1435

随后的2周，我们在不同的地段挖了各种各样的粘土，建造了一个实验窑并将其附在主窑的背面，制作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作品，拉坯的，手捏的，我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我们尽情享受美味，留下了足够多的空酒瓶用以建造酒瓶窑炉。我们还参观了贝勒特(Baillet)，当地的粘土和坩埚加工厂，以及布尔日市。

令人兴奋的活动在4天的烧成期间达到了顶峰。美国组留下来建造窑门准备烧窑。然而顺序上出了问题，他们先把火点燃了，自信后建的窑门会自然适合窑炉。当我们说服他们应该先建窑门时，窑里已经燃起微火。勇敢的美国人用块大木头挡住火来建窑门，算准了当木头烧尽时窑门就造好了。事实确实如此，但是这件事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烧成时间恰逢法国唯一的好季节——夏天。在窑炉冷却的过程我们找

到了参观法国同行窑炉的机会。在半夜我们徘徊在一个法国的小村庄捡葡萄酒瓶子，通过树林中烟囱的火光寻找著名的法国勒·波尼窑门。惊喜一个接着一个，因为窑门反映出柴窑的本性和陶工的慷慨。我应邀参加了在St Amand en Puisaye另一个木火活动，面对半空的窑炉，我花了两天时间在一个装备有我所见过的最奇特的辘轳的工作室制作了很多陶器。紧迫日程中的探索和创作的机会再次导致了有趣的作品。法国地方陶瓷场景令我开了眼界。见识传承了数百年的，融入了法国生活方式和环境特色的制陶工艺带给我极大的满足。来自一个没有陶瓷历史的国度，过去所做的产品不过是舶来的传统和文化的产物，传统和实践背后的理念是外来的。陶的制作是个重要的艺术活动，个人价值的文化观念，反对认为艺术世界不惜代价的创新是唯一目的的观点得到了认可。

离开法国后我到了伊斯坦布尔，参观了国家博物馆的易斯尼克馆(Isnik Museum)，阿尔巴雷罗陶罐从关于器型的讨论中脱颖而出并使之声名远播的地方。在3个月的东欧履行之前，我到了一个需要陶艺工件的波兰城市。

在这个城市活动的重点是通过陶艺制作并且在一个大型的Tokagama窑(与Anagama窑相似)烧成来促进波兰陶艺人与国际陶艺人的交流。国际陶艺人来自爱尔兰，英国，瑞士，韩国和新西兰。波兰陶艺人有来自弗罗茨瓦夫艺术学院(Wroclaw Academy of Fine Arts)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导师。

当住下来，醒了酒，从访问波兰乡村的兴奋中回过味来之后我们订了4吨粘土。通过刺，捅，压等方法我们在3种粘土中找到了最合适的一种。然后是混合，加水，和实验，用了约一天的时间。在一种和谐的气氛中大家工作了一周，做了足够多的作品。

每天早上当地的农场主都用车送来丰盛的早餐。肉食，奶酪，沙拉，面包，糕点都可以吸收前一天晚上喝的伏特加。早饭后，大家到一顶巨大的搭在木台上的帐篷里制作陶器。午饭比较简单，是早餐的复制。午饭后，继续工作。5点钟开始的晚餐是对波兰美食的体验。土豆泥是不可少的，伴随着美味的肉食和沙拉，也是有好客的农场主和他的妻子用车给我们送来的。据说，为了满足我们对营养的需求，至少牺牲了2头猪。



Pots - St Amand, France

然后是耗费体力的装窑。我们的波兰同行因为熟悉粘土，所以愿意挑战大器型的作品。这些大的作品需要非常仔细地放到窑里，在角落和缝隙中放入小的作品。窑装的很紧凑，只剩下了让火焰游走的缝隙，几乎所有的工件都被装入了。

下一个剧目是烧制，观察烧制过程中陶器堆的缓慢运动，伴随着宁静的波兰乡村秋天的夜晚，树都变成了美丽的和谐的金黄色，可以看到从火孔喷发出来的火焰拍打着工件。伴随着致死剂量的伏特加的闭幕式与点火仪式相呼应。在此之前我还从未在早上6点钟，在苦丁酒的陪伴下封闭窑门，波兰带给我太多的第一次。

一周之后，我回到了波兰的这片荒野，提心吊胆地打开了窑门。这是见证真实的时刻，窑炉吐出的秘密令我们狂喜，满足和恐惧。我在外国的窑炉上的尝试产生了自然的结果，既有成功也有遗憾。

在返回新西兰之前，我又造访了几个国家，包括冬天对挪威和春天对印度的突袭。我非常看重在外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我与我的合作者在哈密尔顿结束了我们这次的海外之旅。哈密尔顿因文化缺失而臭名昭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只是不想让其它地方的人分享它趣事而已。

作为怀卡托陶工协会经理，我的新工作带给我的实惠是部分时间工作而且提供有工作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与我的陶艺家朋友合作在克莱斯特彻奇(Christchurch)市的美术馆去办了一个展览。在这里我获得了所需要的推动力。由截止期限的展览迫使我全力以赴地工作。我记起了我在海外的工作，用一条无形的线连接起伊斯坦布尔和克莱斯特彻奇。我确定了以阿尔巴雷罗陶罐作为创作主题后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阿尔巴雷罗陶罐属于意大利花饰陶器，最初用来装apothecaries' ointments和干的药物。在伊斯兰教征服

中东时期这种药罐子得到了发展。由Hispano-Moresque商人带入意大利，15世纪意大利版的阿尔巴雷罗罐出现在佛罗伦萨（Florence）。意大利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后期，甚至更晚些都生产阿尔巴雷罗罐。基于波斯人的设计，仿竹子的设计，罐子通常是微有收腰的圆柱形。不同的区域生产不同尺寸和外形的罐子，高度从10厘米到40厘米。这些罐子被传统的药剂师和药房用作功能器皿和装饰器物，来显示身份和财富。这些罐子通常用带有木塞的羊皮纸或皮革密封。

欧洲的陶人把这种器型作为设计，装饰，和制作的最初模板，有点像美国陶人入门时仿制日本人的茶碗。我是从柴烧拉坯的罐子开始接触这类器型的。我在制作时形成的想法，作出的决定多来自直觉。没有完全定型的，大脑里的像导致了所有的器型。但是，我也一直试图搞明白泥是如何在外力下变形的，始终在考虑标记，形状和线条是赋予表面意义或仅仅是附加的精加工，不过是虚饰。我依赖陶工重复制作的拉坯技艺探究器物的排列。逐渐充满的阿尔巴雷罗陶罐排架展现了一幅版图，有点像谷歌地球图的阿尔巴雷罗版图。

我依器型和烧制方法为其强加了疆界。具有凹陷的边缘，强壮的肩颈，特定的脚和可以加上皮革盖的缘口。肋缘和手柄，脚和缘，高矮和宽窄都是我探索的元素。

我作为柴烧窑工和盐/苏打釉的研究者的背景影响着我利用这些窑炉技术来传授工件特征的决定，加上我也不会在意大利的花饰陶器上画鱼，水果和花草。有一次选定了我最熟悉的，反过来又可以影响制作工艺的烧成方法，柴烧能够凸显软泥——新鲜的陶罐坯的品质。于是我把辘轳作为装饰的工具，操作辘轳的陶工就成了我的画笔。把线画在工件上成为了一项工作，一项需要考虑柔软区域平衡的工作。

我发现，由于我强加给自己的约束，我能探索更多的器型和排列方式。我也很幸运，在我开始这项工作时，当地的一位陶瓷供应商希望我测试一系列澳大利亚粘土，于是我有机会获得了其它的表面效果。

我发现，我做的越多，就越令我神魂颠倒。器物的平衡和比例，线条和纹理的质量，烧成的影响，如此多的变化的可能足以让我在耗尽精力前做充分的工作。这似乎是我艰难地行走在一条通向远方的山脉的第一个小山包的小路上。对每个工件来说，我最得意的物事之一就是我可以上面加上凸缘或手柄。当人们关注这个部位的细节时，这个工件便获得或变换了其特性。

把柴窑作为装饰工具在柴烧者中很普遍——火焰的闪耀，填烧物的疤痕，以及沾灰的釉滴，都为工件贡献了美，大家通常把这当作随机过程（至少对于那些柴烧的老手不是这样）。好手认为柴烧的最有用的工具是锤子和填料的孔。

我在柴烧过程中用喷射苏打灰来生成不同的陶器表面。我还通过采用不同的会与工件粘土相呼应的泥浆和洗涤剂来使工件表面的表现更深入，更丰富。烧成能强化制作产生的标记，并将被釉料掩盖的粘土材料的品质显现出来。我也确信再次烧制一个好的陶器会使之更加优异，我经常不断地重新烧制我的作品。



Albarello, Duncan Shearer, 2010



Albarello, Duncan Shearer, 2010

另外一个不重要的方面是烧成的可变性，收集木柴，堆垛窑炉，烧成温度和烧成方式以及窑炉对烧成的响应都带给我愉悦。买我作品的人是不了解这些的，他们需要读懂我留在作品中的我对火的微妙的爱。

我要把我的作品在更加宽泛的手艺或艺术领域交给评论家。但是，我愿意看到阿尔巴雷罗陶罐作为器皿制作的一个环节，就像河流中的波浪，成为所有器皿中的一部份。我们与器皿的紧密联系构成了我们的历史的一部份。在此意义上我也希望我的阿尔巴雷罗讲述一个故事，一个解说我与泥和火的故事，一个讲述我对这个器型的认识的故事。做的越多，我融入这个器型就越多，这个器型讲述的故事也就越多，一个激励我发展，赋予我巨大潜力的故事。



Albarelo, Duncan Shearer, 2010